

精彩悦读之旅书系

YISHENGBIDUDE50PIAN
JINGDIANXIAOSHUO

灵动的文字与精美的图片在精心谋划中达成了共识，默默地承载，共同倡导着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在生活实践的细节积淀中形成的品位。



一生必读的50篇

经典小说

易磊 李伟◎主编

中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一生必读

的

50

篇经典小说(中)

主编 易磊 李伟

副主编 田洪江 韩志鹏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必读的 50 篇经典小说/易磊, 李伟主编.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8

(精彩悦读之旅: 1)

ISBN 978 - 7 - 80675 - 471 - 9

I. 一… II. ①易… ②李…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5171 号

精彩悦读之旅书系
一生必读的 50 篇经典小说
易磊 李伟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电 话	0470 - 8222592
邮 编	021008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占 柱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5 字数 200 千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5 - 471 - 9

定价: 89.80 元 (上中下册)

目 录

小二黑结婚（节选）	赵树理	1
拜堂	台静农	11
丈夫（节选）	沈从文	20
绣枕	凌叔华	36
幽会	屠格涅夫	43
沉沦（节选）	郁达夫	59
竞选州长	马克·吐温	72
封锁	张爱玲	81
婚约（节选）	黑 塞	101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	112
小姐扮村姑（节选）	普希金	123
吉莉芭拉	泰戈尔	134
修软椅的女人	莫泊桑	146
一个歌星的罗曼史	薇拉·凯瑟	158
伊豆的舞女（节选）	川端康成	168

狼的故事	蒲 宁	181
弗兰肯斯坦	玛丽·雪莱	186
逃往埃及	歌 德	194
变色龙	契诃夫	201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209
换妻的故事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221
陪衬人	艾米尔·左拉	228
小偷的留言	黑井千次	241
泄密的心爱	伦·坡	244
清扫烟囱的人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53
警察和赞美诗	欧·亨利	264
我的昂贵的腿	伯 尔	276
无所不知先生	毛 姆	281
外套	果戈里	295
十字勋章	巴比塞	306
小公务员的死	契诃夫	314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马尔克斯	320
男爵克连干卜耳的家务改革	哈谢克	329
断魂枪	老 舍	335
月下小景（节选）	沈从文	348

春天（节选）	张承志	369
春阳	施蜚存	373
荷花淀	孙犁	388
九十九度中（节选）	林徽因	400
憔悴梨花	庐隐	410
面果子树（节选）	张抗抗	420
菱荡	废名	428
超人	冰心	436
深夜	蒲宁	447
小城三月（节选）	萧红	452
为奴隶的母亲（节选）	柔石	463
最后一课	都德	474
墙上的斑点	伍尔夫	483
俄罗斯人的性格（节选）	阿·托尔斯泰	498
英雄的舞蹈	路翎	507

顶了，正在这么想的时候，阵雨已经把丛密的杉树林笼罩成白花花的一片，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向我追来。

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的学生帽，身穿藏青色碎白花纹的上衣，系着裙子，肩上挂着书包。我独自旅行到伊豆来，已经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住了一夜，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穿着高齿的木屐登上了天城山。一路上我虽然出神地眺望着重叠群山、原始森林和深邃幽谷的秋色，胸中却紧张地悸动着，有一个期望催我匆忙赶路。这时候，豆大的雨点开始打在我身上。我沿着弯曲陡峭的坡道向上奔行。好不容易才来到山顶上北路口的茶馆，我呼了一口气，同时站在茶馆门口呆住了，因为我的心愿已经圆满地达到，那伙巡回艺人正在那里休息。

那舞女看见我伫立在那儿，立刻让出自己的坐垫，把它翻个身，摆在旁边。

“啊……”我只答了一声就坐下了。由于跑上山坡一时喘不过气来，再加上有点惊慌，“谢谢”这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口来。

我就这样和舞女面对面地靠近在一起，慌忙从衣袖里取出了香烟。舞女把摆在她同伙女人面前的烟灰缸拉过来，放在我的近边。我还是没有开口。

那舞女看上去大约十七岁。她头上盘着大得出奇的旧式发髻，那发式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这使她严肃的鹅蛋脸显得非常小，可是又美又调和。她就像头发画得特别丰盛的历史小说上姑娘的画像。那舞女一伙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年轻的姑娘，另外还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男人，穿着印有长冈温泉旅店商号的外衣。

到这时为止，我见过舞女这一伙人两次。第一次是在前往汤岛的途中，她们正到修善寺去，在汤川桥附近碰到。当时年轻的姑娘有三个，舞女提着鼓。我一再回过头去望她们，感到一股旅情渗入身心。然后是在汤岛的第二天夜里，她们巡回到旅馆里来了。我在楼梯半当中坐下来，专心地看那舞女在大门口的走廊上跳舞。我盘算着：当天在修善寺，今天夜里到汤岛，明天越过天城山往南，大概要到汤野温泉去。在二十多公里的天城山山道上准能追上她们。我这么空想着匆忙赶来，恰好在避雨的茶

馆里碰上了，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

过了一会儿，茶馆的老婆子领我到另一个房间。这房间平时大概不用，没有装上拉门。朝下望去，美丽的幽谷深得望不到底。我的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浑身发抖，牙齿在打战。老婆子进来送茶，我说了一声好冷啊，她就牵着我的手，要领我到她们自己的住屋里去。

“唉呀，少爷浑身都湿透啦。到这边来烤烤火吧，来呀，把衣服烤烤干。”

那个房间装着火炉，一打开纸拉门，就流出一股强烈的热气。我站在门槛边踌躇了。炉旁盘腿坐着一个浑身青肿、淹死鬼似的老头子，他的眼睛连眼珠子都发黄，像是烂了的样子。他忧郁地在朝我这边望。他身边旧信和纸袋堆积如山，简直可以说他是埋在这些破烂纸里头。我目睹这山中怪物，呆呆地站在那里，怎也不能想象这就是个活人。

“让您看到了这样可耻的人样儿……不过，这是家里的老爷子，您用不着担心。看上去好难看，可是他不能动弹了，请您就忍耐一下吧。”

老婆子这样打了招呼，从她的话听来，这老爷

子害了多年中风症，全身不遂。大堆的纸是各地治疗中风症的来信，还有从各地购来的中风症药品的纸袋。凡是老爷子从走过山顶的旅人听来的，或是在报纸广告上看到的，他一次也不漏过，向全国各地打听中风症的疗法，购求出售的药品，这些书信和纸袋，他一件也不丢掉，都堆积在身边，望着它们过日子。长年累月下来，这些陈旧的纸片就堆成山了。

我没有回答老婆子的话，在炉炕上俯下身去。越过山顶的汽车震动着房子。我心里想，秋天已经这么冷，不久就将雪盖山头，这个老爷子为什么不下山去呢？从我的衣服上腾起了水蒸气，炉火旺得使我头痛起来。老婆子去到店堂，跟巡回女艺人聊天去了。

“可不是吗，上一次带来的这个女孩已经长成这个样子，变成了一个漂亮姑娘，你也出头啦！女孩子长得好快，已经这么美了！”

将近一小时之后，我听到了巡回艺人准备出发的声音。我当然很不平静，可只是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没有站起身来的勇气。我想，尽管她们已经走

惯了路，而毕竟是女人的脚步，即使走出了一两公里之后，我跑一段路也追得上她们，可是坐在火炉旁仍然不安神。不过舞女们一离开，我的空想就像得到解放似的，又开始活跃了。我向送走她们的老婆子问道：

“那些艺人今天夜里在哪里住宿呢？”

“这种人嘛，少爷，谁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呀。哪儿有客人留他们，他们就在哪儿住下了。有什么今天夜里一定的住处啊？”

老婆子的话里带着非常轻蔑的口吻，甚至使我想到，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要让那舞女今天夜里就住在我的房间里。

雨势小下来，山峰开始明亮。他们一再留我，说再等十分钟天就放晴了，可是我却怎么也坐不住。

“老爷子，保重啊。天就要冷起来了。”我恳切地说着，站起身来。老爷子很吃力地动着他的黄色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少爷，少爷！”老婆子叫着追了出来。“您这么破费，真不敢当，实在抱歉啊。”

她抱着我的书包不肯交给我，我一再阻拦她，

可她不答应，说要送我到那边。她随在我身后，匆忙迈着小步，走了好大一段路，老是反复着同样的话：

“真是抱歉啊，没有好好招待您。我要记住您的相貌，下回您路过的时候再向您道谢。以后您一定要来呀，可别忘记了。”

我只不过留下五角钱的一个银币，看她却是十分惊讶，眼里都要流出泪来。可是我一心想快点赶上那舞女，觉得老婆子蹒跚的脚步倒是给我添了麻烦。终于来到了山顶的隧道。

“非常感谢。老爷子一个人在家，请回吧。”我这么说，老婆子才算把书包送给我。

一走进黑暗的隧道，冰冷的水滴纷纷地落下来。前面，通往南伊豆的出口微微露出了亮光。

二

出了隧道口子，山道沿着崖畔刷白的栅栏，像闪电似的蜿蜒而下。从这里瞭望下去，山下景物像是一副模型。下面可以望见艺人们的身影。走了不

过一公里，我就追上他们了。可是不能突然间把脚步放慢，我装做冷淡的样子越过了那几个女人。再往前约二十米，那个男人在独自走着，他看见我就停下来。

“您的脚步好快呀……天已经大晴啦。”

我放下心来，开始同那个男人并排走路。我接连不断地向他问这问那。几个女人看见我们两个在谈话，便从后面奔跑着赶上来。

那个男人背着一个大柳条包。四十岁的女人抱着小狗。年长的姑娘背着包袱，另一个姑娘提着小柳条包，各自都拿着大件行李。舞女背着鼓架子。四十岁的女人慢慢地也和我谈起来了。

“是位高等学校的学生呢。”年长的姑娘对舞女悄悄说。我回过头来，听见舞女笑着说：“是呀。这点事，我也懂得的。岛上常有学生来。”

这伙艺人是 大岛的波浮港人。他们说，春天从岛上出来，一直在路上，天冷起来，又没有做好冬天的准备，所以在下田再留十来天，就从伊东温泉回到岛上去。我一听说大岛这个地方，愈加感到了诗意。我又看了看舞女的美丽发髻，探问了大岛的

各种情况。

“有好多学生到我们这儿来游泳。”“是在夏天吧。”我说着转过身来。

舞女慌了神，像是小声回答：“冬天也……”

“冬天？”

舞女还是看着结伴的女人笑。

“冬天也游泳吗？”我又说了一遍，舞女脸红起来。可是很认真的样子，轻轻地点着头。

“这孩子，糊涂虫。”四十岁的女人笑着说。

沿着河津川的溪谷到汤野去，约有十二公里下行的路程。越过山顶之后，群山和天空的颜色都使人感到了南国风光。我和那个男人继续不断地谈着话，完全亲热起来了。过了荻乘和梨本等小村庄，可以望见山麓上汤野的茅草屋顶，这时我决心说出了要跟他们一起旅行到下田。他听了非常高兴。

到了汤野的小客栈前面，四十岁的女人脸上露出向我告别的神情时，他就替我说：

“这一位说要跟我们结伴走哩。”

“是呀，是呀。‘旅途结成伴，世上多情谊。’像我们这些无聊的人，也还可以替您排忧解难呢。

那么，您就进来休息一下吧。”她随随便便地回答说。姑娘们一同看了我一眼，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沉默着，带点儿害羞的样子望着我。

我和大家一起走上小旅店的二楼，卸下了行李。铺席和纸榻扇都陈旧了，很脏。舞女从楼下端来了茶。她坐到我面前，满脸通红，手在颤抖，茶碗正从茶托上歪下来，她怕倒了茶碗，乘势摆在铺席上，茶已经洒出来了。看她那羞愧难当的样儿，我愣住了。

“唉呀，真讨厌！这孩子情窦开啦。这这……”四十岁的女人说着，像是惊呆了似地蹙起眉头，把抹布甩过来。舞女拾起抹布，很呆板地擦着席子。

这番出乎意外的话，忽然使我对自己的原来的想法加以反省。我感觉到由山顶上老婆子挑动起来的空想，一下子就破碎了。

这当儿，四十岁的女人频频地注视着我，突然说：“这位书生穿的藏青碎白花纹上衣真不错呀。”她对身旁的女人再三叮着问：“这位的花纹布和民次穿的花纹是一样的，你说的是吧？不是一样的花纹吗？”然后她又对我说：“在家乡里，留下了一个上

学的孩子，现在我想起了他。因为这花纹布和那孩子身上穿的一样。近来藏青碎白花纹布贵起来了，真糟糕。”

“上什么学校？”

“普通小学五年级。”

“哦，普通小学五年级，实在……”

“现在进的是甲府的学校。我多年住在大岛，家乡却是甲斐的甲府。”

休息了一小时之后，那个男人领我去另一家温泉旅馆。直到此刻，我只想着和艺人们住在同一家小旅店里。我们从街道下行，走过好一大段碎石子路和石板路，过了小河旁边靠近公共浴场的桥。桥对面就是温泉旅馆的院子。

我进入旅馆的小浴室，那个男人从后面跟了来。他说他已经二十四岁，老婆两次流产和小产，婴儿死了，等等。由于他穿着印有长冈温泉商号的外衣，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长冈人。而且看他的面貌和谈吐风度都是相当有知识的，我就想象着他大概是出于好奇或者爱上卖艺的姑娘，才替她们搬运行李跟了来的。

洗过澡我立刻吃午饭。早晨八点钟从汤岛出发，而这时还不到午后三时。

那个男人临走的时候，从院子里向上望着我，和我打招呼。“拿这个买些柿子吃吧。对不起，我不下楼啦。”我说着包了一些钱投下去。他不肯拿钱，就要走出去，可是纸包已经落在院子里，他回过头拾起来。

“这可不行啊。”他说着把纸包抛上来，落在茅草屋顶上。我又一次投下去，他就拿着走了。

从傍晚起下了一场大雨。群山的形象分不出远近，都染成一片白，前面的小河眼见得混浊了，变成黄色，发出很响的声音。我想，雨这么大，舞女们不会串街卖艺了，可是我坐不住，又进了浴室两三次。住屋微暗不明，和邻室相隔的纸榻扇开了个四方形的口子，上梁吊着电灯，一盏灯供两个房间用。

在猛烈雨声中，远方微微传来了咚咚咚的鼓声。我像要抓破木板套窗似地把它拉开了，探出身子去。鼓声仿佛离得近了些，风雨打着我的头。我闭上眼睛侧耳倾听，寻思鼓声通过哪里怎么到这儿来的。不久，我听见了三弦的声音，听见了女人长长的呼